

史

記

第三冊

史记

西 汉
齐 玉
来 凤

司 马 迁 著
郭 振 海 主 编
轩 点 校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第三冊

史记卷三十九

晋世家第九

晋唐叔虞者，周武王子而成王弟。初，武王与叔虞母会时，梦天谓武王曰：『余命女生子，名虞，余与之唐。』及生子，文在其手曰『虞』，故遂因命之曰虞。

武王崩，成王立，唐有乱，周公诛灭唐，成王与叔虞戏，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，曰：『以此封若。』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。成王曰：『吾与之戏耳。』史佚曰：『天子无戏言。言则史书之，礼成之，乐歌之。』于是遂封叔虞于唐。唐在河、汾之东，方百里，故曰唐叔虞。姓姬氏，字子于。

唐叔子燮，是为晋侯。晋侯子宁族，是为武侯。武侯之子服人，是为成侯。成侯子福，是为厉侯。厉侯之子宜臼，是为靖侯。靖侯已来，年纪可推。自唐叔至靖侯五世，无其年数。

靖侯十七年，周厉王迷惑暴虐，国人作乱，厉王出奔于彘，大臣行政，故曰『共和』。十八年，靖侯卒，子釐侯司徒立。釐侯十四年，周宣王初立。十八年，釐侯卒，子献侯籍立。献侯十一年卒，子穆侯费王立。

穆侯四年，取齐女姜氏为夫人。七年，伐条。生太子仇。十年，伐千亩，有功。生少子，名曰成师。晋人师服曰：『异哉，君之命子也！太子曰仇，仇者，讎也。少子曰成师，成师大号，成之者也。名，自命也；物，自定也。今适庶名反逆，此后晋其能毋乱乎？』

二十七年，穆侯卒，弟殇叔自立，太子仇出奔。殇叔三年，周宣王崩。四年，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，是为文侯。文侯十年，周幽王无道，犬戎杀幽王，周东徙。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。三十五年，文侯仇卒，子昭侯伯立。

昭侯元年，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。曲沃邑大于翼，翼，晋君都邑也。成师封曲沃，号为桓叔。靖侯庶孙栾宾相桓叔。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，好德。晋国之众皆附焉。君子曰：『晋之乱其在曲沃矣。末

史記 卷三 晉世家
大子本而得民心，不乱何待！」

七年，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。桓叔欲入晉，晉人發兵攻桓叔。桓叔敗，還歸曲沃。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，是為孝侯。誅潘父。

孝侯八年，曲沃桓叔卒，子鮮代桓叔，是為曲沃庄伯。孝侯十五年，曲沃庄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。晉人攻曲沃庄伯，庄伯復入曲沃。晉人復立孝侯子郇為君，是為鄂侯。

鄂侯二年，魯隱公初立。

鄂侯六年卒。曲沃庄伯聞晉鄂侯卒，乃興兵伐晉。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庄伯，庄伯走保曲沃。晉人共立鄂侯子光，是為哀侯。

哀侯二年，曲沃庄伯卒，子稱代庄伯立，是為曲沃武公。哀侯六年，魯弑其君隱公。哀侯八年，晉侵陸廷。陸廷與曲沃武公謀，九年，伐晉于汾旁，虜哀侯。晉人乃立哀侯小子為君，是為小子侯。

小子元年，曲沃武公使韓万殺所虜晉哀侯。曲沃益強，晉無如之何。

晉小子之四年，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。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，武公入于曲沃。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。

晉侯緡四年，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。晉侯十九年，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。

晉侯二十八年，齊桓公始霸。曲沃武公伐晉侯緡，滅之，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。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，列為諸侯。于是盡并晉地而有之。

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，更號曰晉武公。晉武公始都晉國，前即位曲沃，通年三十八年。

武公稱者，先晉穆侯曾孫也，曲沃桓叔也。桓叔者，始封曲沃。武公，庄伯子也。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，凡六十七歲，而卒代晉為諸侯。武公代晉二歲，卒。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。子獻公詭諸立。

献公元年，周惠王弟颓攻惠王，惠王出奔，居郑之栎邑。五年，伐骊戎，得骊姬、骊姬弟，俱爱幸之。八年，士蒯说公曰：『故晋之群公子多，不诛，乱且起。』乃使尽杀诸公子，而城聚都之，命曰绛，始都绛。九年，晋群公子既亡奔虢，虢以其故再伐晋，弗克。十年，晋欲伐虢，士蒯曰：『且待其乱。』十二年，骊姬生奚齐。献公有意废太子，乃曰：『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，而蒲边秦，屈边翟，不使诸子居之，我惧焉。』于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，公子重耳居蒲，公子夷吾居屈。献公与骊姬子奚齐居绛。晋国以此知太子不立也。太子申生，其母齐桓公女也，曰齐姜，早死，申生同母女弟为秦穆公夫人。重耳母，翟之狐氏女也。夷吾母，重耳母女弟也。献公子八人，而太子申生、重耳、夷吾皆有贤行。及得骊姬，乃远此三子。

十六年，晋献公作二军。公将上军，太子申生将下军，赵夙御戎，毕万为右，伐灭霍，灭魏，灭耿，还，为太子城曲沃，赐赵夙耿，赐毕万魏，以为大夫。士蒯曰：『太子不得立矣。分之都城，而位以卿，先为之极，又安得立！不如逃之，无使罪至。为吴太伯，不亦可乎，犹有令名。』太子不从。卜偃曰：『毕万之后必大。万，盈数也；魏，大名也，以是始赏，天开之矣。天子曰兆民，诸侯曰万民，今命之大，以从盈数，其必有众。』初，毕万卜仕于晋国，遇『屯』之『比』。辛廖占之曰：『吉。屯固比入，吉孰大焉！其后必蕃昌』。

十七年，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。里克谏献公曰：『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，以朝夕视君膳者也，故曰冢子。君行则守，有守则从，从曰抚军，守曰临国，古之制也。夫率师，专行谋也；誓军旅，君与国政之所图也，非太子之事也。师在制命而已，禀命则不威，专命则不孝，故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。君失其官，率师不威，将安用之？』公曰：『寡人有子，未知其太子谁立。』里克不对而退，见太子，太子曰：『吾其废乎？』里克曰：『太子勉之！教以军旅，不共是惧，何故废乎？且子惧不孝，毋惧不得立。修己而不责人，则免于难。』太子帅师，公衣之赭衣，佩之金玦。里克谢病，不从太子。太子遂伐东山。

十九年，献公曰：『始吾先君庄伯、武公之诛晋乱，而虢常助晋伐我，我匿晋亡公子，果为乱，弗诛，后遗子孙忧。』乃使荀息以屈产之乘假道于虞。虞假道，遂伐虢，取其下阳以归。

献公私谓骊姬曰：『吾欲废太子，以奚齐代之。』骊姬泣曰：『太子之立，诸侯皆已知之，而数将兵，百姓附之，奈何以贱妾之故废嫡立庶？君必行之，妾自杀也。』骊姬佯誉太子，而阴令人谮恶太子，而欲立其子。

二十一年，骊姬谓太子曰：『君梦见齐姜，太子速祭曲沃，归釐于君。』太子于是祭其母齐姜于曲沃，上其荐胙于献公。献公时出猎，置胙于宫中。骊姬使人置毒药胙中。居二日，献公从猎来还，宰人上胙献公，献公欲飧之。骊姬从旁止之，曰：『胙所从来远，宜试之。』祭地，地坟；与犬，犬死；与小臣，小臣死。骊姬泣曰：『太子何忍也，其父而欲弑代之，况他人乎？且君老矣，且暮之人，曾不能待而欲弑之！』谓献公曰：『太子所以然者，不过以妾及奚齐之故。妾愿子母辟之他国，若早自杀，毋徒使母子为太子所鱼肉也。始君欲废之，妾犹恨之，至于今，妾殊自失于此。』太子闻之，奔新城。献公怒，乃诛其傅杜原款。或谓太子曰：『为此药者乃骊姬也，太子何不自辞明之？』太子曰：『吾君老矣，非骊姬，寝不安，食不甘。即辞之，君且怒之，不可。』或谓太子曰：『可奔他国。』太子曰：『被此恶名以出，人谁内我？我自杀耳。』十二月戊申，申生自杀于新城。此时重耳、夷吾来朝。人或告骊姬曰：『二公子怨骊姬谮杀太子。』骊姬恐，因谮二公子。『申生之药胙，二公子知之。』二子闻之，恐，重耳走蒲，夷吾走屈，保其城，自备守。初，献公使士蒍为二公子筑蒲、屈城弗就。夷吾以告公，公怒士蒍，士蒍谢曰：『边城少寇，安用之？』退而歌曰：『狐裘蒙茸，一国三公，吾谁适从！』卒就城。及申生死，二子亦归保其城。

二十二年，献公怒二子不辞而去，果有谋矣，乃使兵伐蒲。蒲人之宦者履鞮命重耳促自杀。重耳逾垣，宦者追斩其衣袂。重耳遂奔翟。使人伐屈，屈城守，不可下。

是岁也，晋复假道于虞以伐虢。虞之大夫宫之奇谏虞君曰：『晋不可假道也，是且灭虞。』虞君曰：『晋我同姓，不宜伐我。』宫之奇曰：『太伯、虞仲，太王之子也。太伯亡去，是以不嗣。虢仲、虢叔，王季之子也，为文王卿士，其记勋在王室，藏于盟府。将虢是灭，何爱于虞？且虞之亲能亲于桓、庄之族乎？桓、庄之族何罪，尽灭之。虞之与虢，唇之与齿，唇亡则齿寒。』虞公不听，遂许晋。宫之奇以其族去虞。其冬，晋灭虢，虢公丑奔周。还，袭灭虞，虢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，以媵秦穆姬，而修虞祀。荀息牵曩所遗虞屈产之乘马奉之献公，献公笑曰：『马则吾马，齿亦老矣！』

二十三年，献公遂发贾华等伐屈，屈溃。夷吾将奔翟。冀芮曰：『不可，重耳已在矣，今往，晋必移兵伐翟，翟畏晋，祸且及，不如走梁。梁近于秦，秦强，吾君百岁后可以求入焉。』遂奔梁。二十五年，晋伐翟，翟以重耳故，亦击晋于啗桑，晋兵解而去。

当此时，晋强，西有河西，与秦接境，北边翟，东至河内。

骊姬弟生悼子。

二十六年夏，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。晋献公病，行后，未至，逢周之宰孔。宰孔曰：『齐桓公益骄，不务德而务远略，诸侯弗平。君弟毋会，毋如晋何。』献公亦病，复还归。病甚，乃谓荀息曰：『吾以奚齐为后，年少，诸大臣不服，恐乱起，子能立之乎？』荀息曰：『能。』献公曰：『何以为验？』对曰：『使死者复生，生者不惭，为之验。』于是遂属奚齐于荀息。荀息为相，主国政。

秋九月，献公卒。里克、邳郑欲内重耳，以三公子之徒作乱，谓荀息曰：『三怨将起，秦、晋辅之，子将何如？』荀息曰：『吾不可负先君言。』十月，里克杀奚齐于丧次。献公未葬也。荀息将死之，或曰：『不如立奚齐弟悼子而傅之。』荀息立悼子而葬献公。十一月，里克弑悼子于朝，荀息死之。君子曰：『《诗》所谓「白珪之玷，犹可磨也，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」，其荀息之谓乎！不负其言。』初，献公将伐骊戎，卜曰『齿牙为祸』。及破骊戎，获骊姬，爱之，竟以乱晋。

里克等已杀奚齐、悼子，使人迎公子重耳于翟，欲立之。重耳谢曰：「负父之命出奔，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礼侍丧，重耳何敢入！」大夫其更立他子。」还报里克，里克使迎夷吾于梁。夷吾欲往，吕省、郤芮曰：「内犹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，难信。计非之秦，辅强国之威以入，恐危。」及使郤芮厚赂秦，约曰：「即得入，请以晋河西之地与秦。」乃遣里克书曰：「诚得立，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。」秦穆公乃发兵送夷吾于晋。齐桓公闻晋内乱，亦率诸侯如晋。秦兵与夷吾亦至晋，齐乃使隰朋会秦俱入夷吾，立为晋君，是为惠公。齐桓公至晋之高梁而还归。

惠公夷吾元年，使郤郑谢秦曰：「始夷吾以河西地许君，今幸得入立，大臣曰：『地者先君之地，君亡在外，何以得擅许秦者？』寡人争之，弗能得，故谢秦。」亦不与里克汾阳邑，而夺之权。四月，周襄王使周公忌父会齐、秦大夫共礼晋惠公。惠公以重耳在外，畏里克为变，赐里克死，谓曰：「微里子，寡人不得立。虽然，子亦杀二君一大夫，为子君者不亦难乎？」里克对曰：「不有所废，君何以兴？欲诛之，其无辞乎？」乃言为此！臣闻命矣。」遂伏剑而死。于是郤郑使谢秦，未还，故不及难。

晋君改葬恭太子申生。秋，狐突之下国，遇申生，申生与载而告之曰：「夷吾无礼，余得请于帝，将以晋与秦，秦将祀余。」狐突对曰：「臣闻神不食非其宗，君其祀毋乃绝乎？君其图之。」申生曰：「诺，吾将复请帝。」后十日，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见我焉。」许之，遂不见。及期而往，复见，申生告之曰：「帝许罚有罪矣，弊于韩。」儿乃谣曰：「恭太子更葬矣，后十四年，晋亦不昌，昌乃在兄。」

郤郑使秦，闻里克诛，乃说秦穆公曰：「吕省、郤称、冀芮实为不从。若重赂与谋，出晋君，入重耳，事必就。」秦穆公许之，使人归报晋，厚赂三子。三子曰：「币厚言甘，此必郤郑卖我于秦。」遂杀郤郑及里克、郤郑之党七舆大夫。郤郑子豹奔秦，言伐晋，穆公弗听。

惠公之立，倍秦地及里克，诛七舆大夫，国人不附。

二年，周使召公过礼晋惠公，惠公礼倨，召公讥之。

四年，晋饥，乞余于秦。穆公问百里奚，百里奚曰：「天灾流行，国家代有，救灾恤邻，国之道也。与之。」邳郑子豹曰：「伐之。」穆公曰：「其君是恶，其民何罪！」卒与粟，自雍属绛。

五年，秦饥，请余于晋，晋君谋之。庆郑曰：「以秦得立，已而倍其地约。晋饥而秦贷我，今秦饥请余，与之何疑？而谋之！」虢射曰：「往年天以晋赐秦，秦弗知取而贷我。今天以秦赐晋，晋其可以逆天乎？遂伐之。」惠公用虢射谋，不与秦粟，而发兵且伐秦。秦大怒，亦发兵伐晋。

六年春，秦穆公将兵伐晋。晋惠公谓庆郑曰：「秦师深矣，奈何？」郑曰：「秦内君，君倍其赂，晋饥秦输粟，秦饥而晋倍之，乃欲因其饥伐之，其深不亦宜乎！」晋卜御右，庆郑皆吉。公曰：「郑不孙。」乃更令步阳御戎，家仆徒为右，进兵。

九月壬戌，秦穆公、晋惠公合战韩原。惠公马骖不行，秦兵至，公窘，召庆郑为御。郑曰：「不用卜，败，不亦当乎！」遂去。更令梁繇靡御，虢射为右，轅秦穆公。穆公壮士冒败晋军，晋军败，遂失秦穆公。反获晋公以归。秦将以祀上帝。晋君姊为穆公夫人，衰经涕泣。公曰：「得晋侯将以为乐，今乃如此。且吾闻箕子见唐叔之初封，曰：『其后必当大矣』，晋庸可灭乎！」乃与晋侯盟王城，而许之归。晋侯亦使吕省等报国人曰：「孤虽得归，毋面目见社稷，卜日立子圉。」晋人闻之，皆哭。秦穆公问吕省：「晋国和乎？」对曰：「不和。小人惧失君亡亲，不憚立子圉，曰『必报仇，宁事戎翟』。」其君子则爱君而知罪，以待秦命，曰：「必报德」。有此二故，不和。」于是秦穆公更舍晋惠公，馈之七牢。十一月，归晋侯。晋侯至国，诛庆郑，修政教。谋曰：「重耳在外，诸侯多利内之。」欲使人杀重耳于翟。重耳闻之，如齐。

八年，使太子圉质秦。初，惠公亡在梁，梁伯以其女妻之，生一男一女。梁伯卜之，男为人臣，女为人妾，故名男为圉，女为妾。

十年，秦灭梁。梁伯好土功，治城沟，民力罢怨，其众数相惊，曰「秦寇至」，民恐惑，秦竟灭之。

十三年，晋惠公病，内有数子。太子圉曰：『吾母家在梁，梁今秦灭之，我外轻于秦而内无援于国。君即不起，病大夫轻，更立他公子。』乃谋与其妻俱亡归。秦女曰：『子一国太子，辱在此。秦使婢子侍，以固子之心。子亡矣，我不从子，亦不敢言。』子圉遂亡归晋。十四年九月，惠公卒，太子圉立，是为怀公。

子圉之亡，秦怨之，乃求公子重耳，欲内之。子圉之立，畏秦之伐也，乃令國中诸从重耳亡者与期，期尽不到者尽灭其家。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，弗肯召。怀公怒，囚狐突。突曰：『臣子事重耳有年数矣，今召之，是教之反君也，何以教之？』怀公卒杀狐突。秦穆公乃发兵送内重耳，使人告栾、郤之党为内应，杀怀公于高粱，入重耳。重耳立，是为文公。

晋文公重耳，晋献公子也。自少好士，年十七，有贤士五人：曰赵衰，狐偃咎犯，文公舅也；贾佗，先轸，魏武子。自献公为太子时，重耳固已成入矣。献公即位，重耳年二十一。献公十三年，以骊姬故，重耳备蒲城守秦。献公二十一年，献公杀太子申生，骊姬谗之，恐，不辟献公而守蒲城。献公二十二年，献公使宦者履鞮趣杀重耳。重耳逾垣，宦者逐斩其衣袂。重耳遂奔翟。翟，其母国也。是时重耳年四十三。从此五士，其余不名者数十人，至翟。

翟伐咎如，得二女。以长女妻重耳，生伯鯨、叔刘；以少女妻赵衰，生盾。居翟五岁而晋献公卒。里克已杀奚齐、悼子，乃使人迎，欲立重耳。重耳畏杀，因固谢，不敢入。已而晋更迎其弟夷吾立之，是为惠公。惠公七年，畏重耳，乃使宦者履鞮与壮士欲杀重耳。重耳闻之，乃谋赵衰等曰：『始吾奔翟，非以为要用兴，以近易通，故且休足。休足久矣，固愿徙之大国。夫齐桓公好善，志在霸王，收恤诸侯。今闻管仲、隰朋死，此亦欲得贤佐，盍往乎？』于是遂行。重耳谓其妻曰：『待我二十五年不来，乃嫁。』其妻笑曰：『犁二十五年，吾冢上柏大矣。虽然，妾待子。』重耳居翟凡十二年而去。

过卫，卫文公不礼。去，过五鹿，饥而从野人乞食，野人盛土器中进之。重耳怒。赵衰曰：『土者，

有土也，君其拜受之。」

至齐，齐桓公厚礼，而以宗女妻之，有马十二乘，重耳安之。重耳至齐二岁而桓公卒，会竖刁等为内乱，齐孝公之立，诸侯兵数至。留齐凡五岁。重耳爱齐女，毋去心。赵衰、咎犯乃于桑下谋行。齐女侍者在桑上闻之，以告其主。其主乃杀侍者，劝重耳趣行。重耳曰：「人生安乐，孰知其他！必死于此，不能去。」齐女曰：「子一国公子，穷而来此，数士者以子为命。子不疾反国，报劳臣，而怀女德，窃为子羞之。且不求，何时得功？」乃与赵衰等谋，醉重耳，载以行。行远而觉，重耳大怒，引戈欲杀咎犯。咎犯曰：「杀臣成子，偃之愿也。」重耳曰：「事不成，我食舅氏之肉。」咎犯曰：「事不成，犯肉腥臊，何足食！」乃止。遂行。

过曹，曹共公不礼，欲观重耳骀胁。曹大夫釐负羁曰：「晋公子贤，又同姓，穷来过我，奈何不礼！」共公不从其谋。负羁乃私遗重耳食，置璧其下。重耳受其食，还其璧。

去，过宋。宋襄公新困兵于楚，伤于泓，闻重耳贤，乃以国礼礼于重耳。宋司马公孙固善于咎犯，曰：「宋小国新困，不足以求入，更之大国。」乃去。

过郑，郑文公弗礼。郑叔瞻谏其君曰：「晋公子贤，而其从者皆国相；且又同姓，郑之出自厉王，而晋之出自武王。」郑君曰：「诸侯亡公子过此者众，安可尽礼？」叔瞻曰：「君不礼，不如杀之，且后为国患。」郑君不听。重耳去。

之楚，楚成王以适诸侯礼待之，重耳谢不敢当。赵衰曰：「子亡在外十余年，小国轻子，况大国乎？今楚大国而固遇子，子其毋让，此天开子也。」遂以客礼见之。成王厚遇重耳，重耳甚卑。成王曰：「子即反国，何以报寡人？」重耳曰：「羽毛齿角玉帛，君王所余，未知所以报。」王曰：「虽然，何以报不谷？」重耳曰：「即不得已，与君王以兵车会平原广泽，请辟王三舍。」楚将子玉怒曰：「王遇晋公子至厚，今重耳言不孙，请杀之。」成王曰：「晋公子贤而困于外久，从者皆国器，此天所置，庸可杀乎？」

且言何以易方！』居楚数月，而晋太子圉亡秦，秦怨之。闻重耳在楚，乃召之。成王曰：『楚远，更新国乃至晋。秦晋接壤，秦君贤，子其勉行！』厚送重耳。

重耳至秦，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，故子圉妻与往。重耳不欲受，司空季子曰：『其国且伐，况其故妻乎！且受以结秦亲而求入，子乃拘小礼，忘大丑乎！』遂受。穆公大欢，与重耳饮。赵衰歌《黍苗》诗，穆公曰：『知子欲急反国矣。』赵衰与重耳下，再拜曰：『孤臣之仰君，如百谷之望时雨。』

是时晋惠公十四年秋。惠公以九月卒，子圉立。十一月，葬惠公。十二月，晋国大夫栾、郤等闻重耳在秦，皆阴来劝重耳、赵衰等反国，为内应甚众。于是秦穆公乃发兵与重耳归晋。晋闻秦兵来，亦发兵拒之。然皆阴知公子重耳入也。唯惠公之故贵臣吕、郤之属不欲立重耳。重耳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，时年六十二矣，晋人多附焉。

文公元年春，秦送重耳至河。咎犯曰：『臣从君周旋天下，过亦多矣。臣犹知之，况于君乎？请从此去矣。』重耳曰：『若反国，所不与子犯共者，河伯视之！』乃投璧河中，以与子犯盟。是时介子推从，在船中，乃笑曰：『天实开公子，而子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于君，固足羞也。吾不忍与同位。』乃自隐渡河，秦兵围令狐晋军于庐柳。

二月辛丑，咎犯与秦晋大夫盟于郇。壬寅，重耳入于晋师。丙午，入于曲沃。丁未，朝于武宫，即位为晋君，是为文公。群臣皆往。怀公圉奔高粱。戊申，使人杀怀公。

怀公故大臣吕省、郤芮本不附文公，文公立，恐诛，乃欲与其徒谋烧公宫，杀文公。文公不知。始尝欲杀文公，宦者履鞮知其谋，欲以告文公，解前罪，求见文公。文公不见，使人让曰：『蒲城之事，女斩予袪。其后我从翟君猎，女为惠公来求杀我。惠公与女期三日至，而女一日至，何速也？女其念之。』宦者曰：『臣刀锯之余，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，故得罪于君。君已反国，其毋蒲、翟乎？且管仲射钩，桓公以霸。今刑余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见，祸又且及矣。』于是见之。遂以吕、郤等告文公。文公欲召吕、

郤、吕、郤等党多，文公恐初入国，国人卖己，乃为微行，会秦穆公于王城，国人莫知。三月己丑，吕、郤等果反，焚公宫，不得文公。文公之卫徒与战，吕、郤等引兵欲奔，秦穆公诱吕、郤等，杀之河上，晋国复而文公得归。夏，迎夫人于秦，秦所与文公妻者卒为夫人。秦送三千人为卫，以备晋乱。

文公修政，施惠百姓，赏从亡者乃功臣，大者封邑，小者尊爵。未尽行赏，周襄王以弟带难出居郑地，来告急晋。晋初定，欲发兵，恐他乱起，是以赏从亡，未至隐者介子推。推亦不言禄，禄亦不及。推曰：「献公子九人，唯君在矣。惠、怀无亲，外内弃之。天未绝晋，必将有主，主晋祀者，非君而谁？天实开之，二三子以为己力，不亦诬乎？窃人之财，犹曰是盗，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？下冒其罪，上赏其奸，上下相蒙，难与处矣！」其母曰：「盍亦求之，以死谁怙？」推曰：「尤而效之，罪有甚焉。且出怨言，不食其禄。」母曰：「亦使知之，若何？」对曰：「言，身之文也；身欲隐，安用文之？文之，是求显也。」其母曰：「能如此乎？」与女偕隐。『至死不复见。』

介子推从者怜之，乃悬书宫门曰：「龙欲上天，五蛇为辅。龙已升云，四蛇各入其宇，一蛇独怨，终不见处所。」文公出，见其书，曰：「此介子推也。吾方忧王室，未图其功。」使人召之，则亡。遂求所在，闻其入绵上山中。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，以为介子推田，号曰介山，「以记吾过，且旌善人。」

从亡贱臣壶叔曰：「君三行赏，赏不及臣，敢请罪。」文公报曰：「夫导我以仁义，防我以德惠，此受上赏。辅我以行，卒以成立，此受次赏。矢石之难，汗马之劳，此复受次赏。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，此复受次赏。三赏之后，故且及子。」晋人闻之，皆说。

二年春，秦军河上，将入王。赵衰曰：「求霸莫如入王尊周，周晋同姓，晋不先入王，后秦入之，毋以令于天下。方今尊王，晋之资也。」三月甲辰，晋乃发兵至阳樊，围温，入襄王于周。四月，杀王弟带。周襄王赐晋河内阳樊之地。

四年，楚成王及諸侯圍宋，宋公孫固如晉告急。先軫曰：『報施定霸，于今在矣。』狐偃曰：『楚新得曹而初婚于衛，若伐曹、衛，楚必救之，則宋免矣。』于是晉作三軍。趙衰舉郤谷將中軍，郤臻佐之。使狐偃將上軍，狐毛佐之，命趙衰為卿。栾枝將下軍，先軫佐之。荀林父御戎，魏犢為右。往伐。冬十二月，晉兵先下山東，而以原封趙衰。

五年春，晉文公欲伐曹，假道于衛，衛人弗許。還自河南度，侵曹，伐衛。正月，取五鹿。二月，晉侯、齊侯盟于釁孟。衛侯請盟晉，晉人不許。衛侯欲與楚，國人不欲，故出其君以說晉。衛侯居襄牛，公子買守衛。楚救衛，不卒。晉侯圍曹。三月丙午，晉師入曹，數之以其不用釁負羈言，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。令軍毋入釁負羈宗家以報德。楚圍宋，宋復告急晉。文公欲救則攻楚，為楚嘗有德，不欲伐也；欲釋宋，宋又嘗有德于晉。患之。先軫曰：『執曹伯，分曹、衛地以與宋，楚急曹、衛，其勢宜釋宋。』于是文公从之，而楚成王乃引兵歸。

楚將子玉曰：『王遇晉至厚，今知楚急曹、衛而故伐之，是輕王。』王曰：『晉侯亡在外十九年，困日久矣，果得反國，險厄盡知之，能用其民，天之所開，不可當。』子玉請曰：『非敢必有功，愿以間執諛慝之口也。』楚王怒，少與之兵。于是子玉使宛春告晉：『請復衛侯而封曹，臣亦釋宋。』咎犯曰：『子玉无礼矣，君取一，臣取二，勿許。』先軫曰：『定人之謂礼。楚一言定三国，子一言而亡之，我则毋礼。不許楚，是弃宋也。不如私許曹、衛以誘之，執宛春以怒楚，既戰而后圖之。』晉侯乃囚宛春于衛，且私許復曹、衛。曹、衛告絕于楚。楚得臣怒，去晉師，晉師退。軍吏曰：『為何退？』文公曰：『昔在楚，約退三舍，可倍乎！』楚師欲去，得臣不肯。

四月戊辰，宋公、齊將、秦將與晉侯次城濮。己巳，與楚兵合戰，楚兵敗，得臣收余兵去。甲午，晉師還至衡雍。作王宮于踐土。

初，鄭助楚，楚敗，懼，使人請盟晉侯。晉侯與鄭伯盟。

五月丁未，献楚俘于周，驹介百乘，徒兵千。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，赐大辂，彤弓矢百，玼弓矢千，秬鬯一卣，珪瓚，虎贲三百人。晋侯三辞，然后稽首受之。周作《晋文侯命》：「王若曰：父义和，丕显文、武，能慎明德，昭登于上，布闻在下，维时上帝集厥命于文、武。恤朕身，继予一人永其在位。」于是晋文公称伯。癸亥，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。

晋焚楚军。火数日不息，文公叹。左右曰：「胜楚而君犹忧，何？」文公曰：「吾闻能战胜安者唯圣人，是以惧。且子玉犹在，庸可喜乎！」子玉之败而归，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，贪与晋战，让责子玉，子玉自杀。晋文公曰：「我击其外，楚诛其内，内外相应。」于是乃喜。

六月，晋人复入卫侯。壬午，晋侯度河北归国。行赏，狐偃为首。或曰：「城濮之事，先轸之谋。」文公曰：「城濮之事，偃说我毋失信。先轸曰：『军事胜为右』，吾用之以胜。然此一时之说，偃万世之功，奈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功乎？是以先之。」

冬，晋侯会诸侯于温，欲率之朝周。力未能，恐其有畔者，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阳。壬申，遂率诸侯朝王于践土。孔子读史记至文公，曰「诸侯无召王」。《王狩河阳》者，《春秋》讳之也。

丁丑，诸侯围许。曹伯臣或说晋侯曰：「齐桓公合诸侯而国异姓，今君为会而灭同姓。曹，叔振铎之后；晋，唐叔之后。合诸侯而灭兄弟，非礼。」晋侯说，复曹伯。

于是晋始作三行。荀林父将中行，先穀将右行，先蔑将左行。

七年，晋文公、秦穆公共围郑，以其无礼于文公亡过时，及城濮时郑助楚也。围郑，欲得叔瞻。叔瞻闻之，自杀。郑持叔瞻告晋。晋曰：「必得郑君而甘心焉。」郑恐，乃间令使谓秦穆公曰：「亡郑厚晋，于晋得矣，而秦未为利。君何不解郑，得为东道交？」秦伯说，罢兵。晋亦罢兵。

九年冬，晋文公卒，子襄公欢立。是岁郑伯亦卒。郑人或卖其国于秦，秦穆公发兵往袭郑。十二月，秦兵过我郊。